

# 對聯綿詞「猶豫」的解析

叢莉\*

## 一、對於「猶豫」的錯誤解釋

對於「猶豫」一詞，古人有很多有趣的說法。傳統上認為漢字是表意文字，具有「見形知義」的特點，所以許多以形索義的解釋隨之而來。

《說文解字》：猶，攬屬，從犬尤聲，隴西謂犬子為猶。豫，象之大者，從象予聲。<sup>1</sup>

《說文解字段注·第十篇上》：猶，攬屬，猶如鹿，善登木。豫，象屬，獸名。<sup>2</sup>

《顏氏家訓·卷第六·書證》：猶，獸名也，即聞人聲，乃豫緣木，如此上下，故稱猶豫。

又一種說法，人將犬行，犬好像在人前，待人不得，又來迎候，如此往返，至於終日，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，故稱「猶豫」。<sup>3</sup>又以「狐疑」與「嫌疑」一聲之轉，即以為「狐性多疑」。

《酉陽雜俎·前集·卷之十二·語資》：狐性多疑，鼪性多豫，狐疑猶豫。鵲巢避風，雉去惡政，乃是鳥之一長；狐疑鼪豫，可謂獸之一短也。<sup>4</sup>

「以形索義」已經成為漢民族理解漢字的一種傳統心理，尤其是在古代更是如此。以上種種有關「猶豫」的解釋，雖然是錯誤的，但卻增加了許多趣味。

## 二、正確的解釋及依據

王念孫《讀書雜誌·漢書第一·高後記·猶豫》，詳較「猶豫」為形聲字，並非

---

\* 上海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專業研究生

1 (漢)許慎：《說文解字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3年，第一版)，頁205，頁198。

2 (清)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段注》(成都：成都古籍書店，1981年，第一版)，頁505。

3 (北齊)顏之推撰，王利器集解：《顏氏家訓集解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1版)，頁387。

4 (唐)段成式：《酉陽雜俎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1版)，頁89。

「猶」、「豫」分別為獸名。「猶豫，雙聲字，猶楚辭之言夷猶耳」，「雙聲之字，本因聲以見義，不求諸聲而求諸字，固宜其說之多鑿也」，「師古之說皆襲顏氏家訓而誤（說見廣雅）」。<sup>5</sup>並在《讀書雜誌·漢書卷十六·連語》中論斷「凡連語之字，皆上下同義，不可分訓；說者望文生義，往往穿鑿而失其本指」。<sup>6</sup>他在《廣雅疏證·卷六上·釋訓》中還提到「大底雙聲疊韻之字，其義即存乎聲，求諸於聲則得，求諸于文則惑矣。」<sup>7</sup>在他的文章中還有這樣的記載，蓋雙聲疊韻出於天籟，不學而成。

如此，對於形聲字的理解及解釋的方法已經非常明確了。即將漢字作為形、音、義的統一體，因聲求義。因聲求義，是對語言「內在形式」的利用，這也是訓詁的重要方法。語音是詞的物質外殼，而字形僅僅是記錄音義結合的符號。那麼，對於語言來說，字形是外在的東西，是書面符號的形式，而不是語言本身的形式，而且，它又是語言產生和發展到一定階段才產生的。所以，語義的發展變化，本質上是依託於聲音而不是依託於字形。所以，「猶豫」本是雙聲字的說法，首先是有理論依據的。

王念孫關於「猶豫」的解釋以及其關於「雙聲之字」的論述與我們現代漢語中「聯綿詞」的解釋是一致的。聯綿詞作為一種基本詞彙，古往今來已經有許多專家學者對其作了一定的研究，其中以清代的王念孫以及近代的符定一（著《聯綿字典》）和朱起鳳（《辭通》）為最。另外，在漢代早有賈誼《新書·賈子新書卷五》提及「連語」一詞，<sup>8</sup>也就是今日語法當中的「聯綿詞」了。

聯綿詞是一種有兩個有聲韻關係的音節組成的表音詞。它是單純詞，如果將一個詞中的兩個音節分開，那麼每一個單獨的音節不能表示任何意義。同時，聯綿詞可以分為四類，即雙聲的，疊韻的，既雙聲又疊韻的，非雙聲非疊韻的四種。雙聲是指兩個有音節的聲母相同，如果兩個音節都是零聲母，也可以歸入雙聲。疊韻是指韻（漢語的十八韻和十三轍）相同，而不是韻母相同，也就是與介音的有無，同與不同無關。現代語言學當中又將其從詞類角度分名詞，動詞，形容詞等加以研究。顯然，如果以正確的方式去解釋「猶豫」一詞，那麼，它屬於雙聲聯綿詞，而並非如某些古人所言。其實，「猶豫」作為雙聲聯綿詞的用法由來已久。

### 三、相關釋例

「猶豫」應屬聯綿詞中動詞類，主要用來描摩事物的動作或變化。在《楚辭》中可以看到大量這樣的用法。

5-6 (清)王念孫：《讀書雜誌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年，第1版），頁182，頁406。

7 (清)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第1版），頁192。

8 (漢)賈誼：《新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1版），頁53。

《楚辭·離騷》：「心猶豫而狐疑兮，欲自適而不可。」，「欲從靈之吉占兮，心猶豫而狐疑」。<sup>9</sup>

《楚辭·九歌·湘君》：「君不行兮夷猶，騫誰留兮中洲。」，「時不可兮再得，聊逍遙兮容與。」<sup>10</sup>

《楚辭·九章·涉江》：「船容與而不進兮，淹回水而凝滯。」，「余將董道而不豫兮，固將重昏而終身。」注豫，猶豫也；容與亦猶豫也。<sup>11</sup>

《楚辭·九章·哀郢》：「楫齊揚以容與兮，哀見君而不再得。」注低徊容與，咸有還意。<sup>12</sup>

《楚辭·九章·抽思》：「悲夷猶而冀進兮，心怛傷之澹澹。」，「低徊夷猶，宿北姑兮。」注夷猶亦猶豫也。<sup>13</sup>

下面一些例子用互文手法，將「猶豫」二字分開來用，合言之曰「猶豫」，轉之則曰「夷猶」，曰「容與」。

《老子·道德經上篇》：「豫焉若冬涉川，猶兮若畏四鄰，儼兮其若客，渙兮若冰將釋。」<sup>14</sup>

《管子·君臣上》：「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，則百姓之與間，猶揭表而令之止也。」（「疑惑貳豫」注為「猶豫不決」。）<sup>15</sup>

《淮南子·卷十五·兵略訓》：「故善用兵者，見敵之虛，乘而勿假也，追而勿捨也，迫而勿去也，擊其猶猶，陵其與與。」<sup>16</sup>

下面的幾個「猶豫」的用法與意義基本上與現代漢語的用法相同了。

《韓詩外傳·卷十》：楚丘先生披蓑帶索，往見孟嘗君。孟嘗君曰：「先生老矣！春秋高矣！多遺忘矣！何以教文？」楚丘先生曰：「惡君謂我老！……將使我深計遠謀乎？定猶豫而決嫌疑乎？出正辭而當諸侯乎？吾乃始壯耳。」<sup>17</sup>

《說苑·卷第十五·指武》：「故將軍者，士之心也，士者將之肢體也，心猶與則肢體不用，田將軍之謂乎！」（「猶與」即「猶豫」。）<sup>18</sup>

《史記·卷八十七·李斯傳》：故顧小而忘大，後必有害；狐疑猶豫，後必有悔。斷

9-13 (宋)洪興祖：《楚辭補注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第1版)，頁33，36，59，68，129，133，138，140。

14 《諸子集成三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4年，第1版)，頁8。

15 《諸子集成五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4年，第1版)，頁162。

16 《諸子集成七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4年，第1版)，頁258。

17 (漢)韓嬰：《韓詩外傳集釋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，第1版)，頁349。

18 (漢)劉向：《說苑疏證》(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1版)，頁410。

而敢行，鬼神避之，後必成功。<sup>19</sup>

《史記·卷第八十三·魯仲連鄒陽列傳》：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。<sup>20</sup>

《史記·卷第九十二·淮陰侯傳》：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；騏驥之踟躕，不如驚馬之安步。……韓信猶豫，不忍倍漢，又自以為功多，漢終不奪我齊。<sup>21</sup>

《漢書·五行志中之上》：舉兵至齊，齊王猶與城守，三國圍之。<sup>22</sup>

韓愈詩：《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三學士》：胡為首歸路，旅泊尚夷由。<sup>23</sup>

以上例子，舉不勝舉，都證明了「猶豫」以及與其讀音類似的「容與、嫌疑、狐疑」等是雙聲字，即聯綿詞的一種。猶豫作為聯綿詞，是用聲音去描摹事物的特點，具有較強的形象性，並且具有音樂美。這也是古人典籍尤其是詩歌當中大量使用並流傳至今的原因之一，我們單從這一個詞也可以發現聯綿詞使用和發展的一個縮影。並且，古人已經認識到音變，相對為文(互文)以及音義關係的延展性、類聚性等語言現象和規律。同時，我們也應該認識到，對於聯綿詞的考證應該從聲音的角度而不是從字形的角度入手。到現在，我們仍用「猶豫」一詞表示「拿不定主意」的意思，與古人是一致的

#### 四、「猶豫」及其異體詞

由於漢字往往是形音義三位一體的，古人在使用聯綿詞的時候，總是盡量在保持這個詞讀音的基礎上，替這兩個字加上他們認為正確的所謂相關的形旁，期望使其能兼表其義。猶，從犬；豫，從象；故為獸。這也成為對猶豫一詞造成錯誤解釋的根源所在。可見，在學習研究時，應該能夠運用正確的理論，不拘泥於舊說。

我們在前人的史料記載中發現了「猶豫」的多種不同的寫法，比如上面例子中已經提到的「猶與、容與、夷猶、猶預、夷由」等，還有本文沒有一一列舉的「遊移、夷游、遊豫、由與、猷裕、躊躇、躑躅、踟躕、彳亍」等多種寫法。那麼，我們不禁要問，為什麼一個詞表達同一種意義會出現這麼多種寫法呢？

首先，我們可以從聯綿詞起源的角度來看一下。關於聯綿詞的起源，學者王國維曾作過三種解釋：音變說、模仿說、轉語說。這些理論無疑對聯綿詞的研究給出了重要的啟示。我們不妨從聲韻轉變這一條去求通，即雙聲轉變，疊韻轉變。這種轉變可以是整個詞中兩個字同時都發生變化，也可以是其中的一個字變化。如猶豫——夷猶，猶，幽部，喻紐，豫，魚部，喻紐，夷，脂部，喻紐，所以均在喻紐，即「猶豫」、「夷猶」為雙聲；

19-21 王利器：《史記注譯》（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版），頁1973，1903，2050。

22 清王先謙：《漢書補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第1版）頁618。

23 唐韓愈：《韓昌黎詩系年集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1版）頁302。

而猶豫——躊躇，則是聲母由喻紐變為定紐，韻部未變。猶、躊在幽部，豫、躇在魚部，即為疊韻；同樣，類似的變化出現在意為「猶豫」的不同寫法中。

其次，據統計，在先秦典籍中，聯綿詞出現頻率最高的兩部書是《詩經》和《楚辭》，這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上面提到的觀點，因聲求義，即我們對於聯綿詞的理解為甚麼要從聲音入手。《詩經》三百首一部分來自民間歌謠，也就是說，聯綿詞首先在人民的口語中以聲音的形式產生了，第二步才是將這些聲音以文字的形式表現出來。而文字與語言的結合具有隨意性，那麼聯綿詞作為記錄鮮活的口語的表音符號，在落實到書面時往往有較強的靈活性，是因文而異的。

在現代漢語當中，我們把對於同一個詞，具有兩種或多種不同的寫法的詞，稱為異體詞。顯然，上面提到的「猶與、容與、夷猶、猶預、夷由、遊移、夷游、遊豫、由與、猷裕」都可以被稱為「猶豫」的異體詞。另外，從構詞的角度看，它們屬於單純異體詞，而單純異體詞都是由一個語素構成的詞，都是由音得義的；由於聲音基本相同，所以常常出現不同的寫法。而聯綿異體詞，則是單純異體詞的典型。由於現代漢語的語言規範，「猶豫」的其他寫法已經被淘汰了。

## 五、「猶豫」及其同源詞

同源詞，又叫同源字，同族詞。王力先生認為，同源詞是以一個概念為中心，而以語音的細微差別(或同音)，表示幾個相關的概念。研究同源詞，要從語音出發，再結合語義。

猶豫，豫，羊茹切；猶預，預，羊茹切；猶與，與，為預之假借字；至於遊移、夷遊，也是經由雙聲疊韻之轉變；所以，「猶與、容與、夷猶、猶預、夷由、遊移、夷游、遊豫、由與、猷裕」一組也是同源詞。另外，躊躇——猶豫，猶、躊均為幽部，豫、躇均為魚部，所以為疊韻。且猶，以救反；豫，羊茹切；說明猶豫的古音與現代漢語的讀音相通。那麼，「躊躇、躑躅、踟躕、彳亍」與「猶豫」同為同源。

在古文中，對於「躊躇」等的注釋往往是「躊躇，猶豫也。」在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中，將「猶豫」解釋為「拿不定主意」，那麼，這個解釋也就是這組同源詞共同的義根所在。

小結：聯綿詞是一個很有趣的辭彙現象，值得我們去研究。前人已有大量系統的成果，需要我們認真學習。現代漢語當中，聯綿詞的運用也是相當多的，由於它的語音上的特點，適合誦讀，特別是某些形容詞，表義色彩較濃，所以，很多聯綿詞的用法是無可取代的。一些詞語在被運用的過程中，出現了新的語法現象，比如，猶豫可重疊為「猶猶豫豫」，將其拆開使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總體上看，聯綿詞還是單純詞，不應當作合成詞看待。

**參考書目：**

- 符定一：《聯綿詞典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第1版)  
朱起鳳：《辭通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書店，1982年，第1版)  
王引之：《經義述聞》(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1版)  
張玉書：《佩文韻府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書店，1983年，第1版)  
唐作藩：《上古音手冊》(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1版)  
王國維：《觀堂集林》(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版)  
許威漢：《訓詁學導論》(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版)  
張 斌：《現代漢語》(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版)  
梁宗奎：《論聯綿詞的界定及分類》(泰安：《泰安師專學報》，2001年第1期)頁61-66。